

季候风



童 话

内容简介

从小被父亲打骂，被人嫌弃，
少女时期又被男朋友和好友联手背叛，
她变得愤世嫉俗，不肯相信人性。

直到惊闻昔日好友婚变，
并照顾好友的小孩时，
她才开始检讨自己。

他从小就喜欢上妹妹的好友，
但妹妹对她的背叛令他无法诉说自己的情意，
只能在一旁默默守候。

这次妹妹的婚变为他带来的机会，
他一定要一举攻占芳心！

图书在版编目 穴悦陨孕雪数据

情之森 轳雯主编 援一长春 押时代文艺出版社，

园用装第 园五九二七号

季候风 轳雯第一辑 雪

隋月晕苑京缘慧苑京缘苑京怨

I 援你 援援 II 援杨 援援 III 援中篇小说 原中国 原当代

IV 援 园原缘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陨孕数据核字 穴用装第 园五九二七号

季候风 轳雯第一辑 雪

主 编 押杨 雯

责任编辑：姜淑华

责任校对：姜淑华

装帧设计：黄 浩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社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员园原号 电话：园猿猿一原缘猿猿一园愿

邮政编码：员猿肆肆园

印 刷：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苑愿苑伊员圆园 员轳圆

印 张：园远 字数 源肆肆千字

版 次：园用装年 园月第一版

园用装年 园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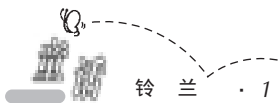
印 数：员原肆肆册

书 号：隋月晕苑京缘慧苑京缘苑京怨轳 员远猿

定 价：穴全 源册 雪园原援元

本系列作品版权所有，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一经查获，必定追究到底，绝不宽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楔子

“她是个好人，你一定会喜欢她。”

细细毛雨稀疏打斜从天空布下，密密地投射在红砖道上，身材高大的傅衡生，穿着深咖啡色的大风衣，大手牵握着一个女孩，细心地护卫着身下的她，低头给予她一个信心满满的微笑，不时温柔地解释要她放心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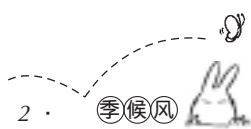
然而寄居篱下，突然要她到一个陌生人家里生活，段幼梅的心中根本快乐不起来。刚满八岁的孩子，心思深郁地垂下大眼，任由舅舅带她走，小嘴巴紧密久久不说话。

反正到哪里都一样，她都是一个人，她如此想。

傅衡生无暇顾及小幼梅的心思，眼前有更急迫的事情需要他处理。而此时此刻，他惟一信任的人，除了“她”再也没有第二个人选。

他也有自己的难处，公司正处于转型形态，又得往其他地方拓展，母亲的身体不适合知道实情，她正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家观察，未免影响到小幼梅的心灵，他选择了一条又直又硬的碎石路——把她交给冬冬。

这天下着毛毛细雨，细到察觉不出雨水，湿润润的天气，黑压压的天空，压得幼梅的一颗弱小的的心，以为自己就快要死去。



1

“叮咚、叮咚、叮咚。”傅衡生提着行李袋，笔直地站在目的地的大门口，持续有力地按着门铃，大有门不开不停手的打算。

如此有毅力当然是深知主人的习性，非要按吵上十五分钟以上，才会一肚子气地破开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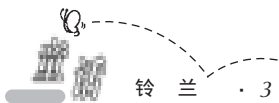
这栋靠近郊区附近的老公寓，如果标准马虎一点，还颇有怀旧的味道，像极电视上《蜗居》里的场景，背着青翠的小山丘，属于气质的住家。可惜主人不爱惜这浑然天成的绝佳住处，任由庞大的绿藤攀附而上，包围着整栋公寓的墙壁，形成另类的绿意青翠盎然。

刚刚从楼下望上去，二楼的阳台上还摆着不知多久前的枯草花盆。而门口的红纸斑驳残破，猛然一看还有蜘蛛丝。他记得上礼拜还遣派家里女佣来帮她打扫，怎么才几天而已就变成这样的光景。

幼梅仰头静静地望着舅舅，一脸没辙样，银丝镜框后的两条优雅的眉毛，拧皱成团。

印象中舅舅一直是好声好气，温文有礼，高大斯文的他似乎从没发过怒，或是情绪失控，除了对爸爸之外。

一想到自己的父亲，她又垂下脸，阴郁的表情再次浮现在她稚嫩的脸庞上，没生气的小肩膀，仿佛承载过多的压力而松垮无力。



“叮咚、叮咚——”他还是继续按着电铃，手指就像是粘在上头般，一刻也没放松过。

铁门里头还是宛若废墟一样，没传来半声动静。倒是幼梅不解地直看着舅舅的动作，不明白他的执着是从何而来。然而她还是没开口，默默无声牵握着舅舅的手，乖巧地没发出任何疑问。

傅衡生持续地按了十分钟的电铃，还未放弃之时，里头蓦地传来一声极大的碰撞巨响。

“啪”的一声令小幼梅不由得稍微畏缩地往后退。

他却仿佛松了一口气，嘴角若隐若现地露出一丝笑容。他低头温柔地对侄女叮咛道：“来，小心，我们往后退一下喔。”然后不慌不忙地把幼梅拉退至离门五公尺的地方，直望着大门，静候变化。

“碰”的巨响，刚刚紧闭的大门，此时竟被踹开。

幼梅睁大眼，看着一阵烟雾后，或者该说因她的大动作而使天花板落下的细尘，产生幻像，让她不由得揉起眼睛看个清楚。

反正一阵骚动后，一个瘦细的年轻女子，像变魔法般，凭空伫立在门口。

她有着一头不服顺乱翘起的短发，细长的四肢，穿着单薄的栽恤，用着那双惺忪却露出恶狠狠毒光的大眼，扫描所有物体。幼梅发誓她绝对没遗落任何角落，且认为她要是从眼睛发出镭射光，她也不会觉得讶异。

由于她穿着一身黑挂袍，模样诡谲突兀，又搭配着爆炸性的出场。仔细一看，吓！她手上竟还垂握着一只大榔头。

不等小幼梅消化完她的惊讶，女子接下来的动作更让她傻眼。

那女子猛然挥舞着手中的“凶器”，像是复仇女神，猛烈



地捶打攻击她家的电铃。那崭新而无招架之力的电铃，顿时迸裂成碎片在他们眼前分飞，她像发狂似的发泄，直到电铃发出一声低鸣的吱吱惨吟声后，终于宣告报废，女子这才满意地丢下“凶器”。

“咚”的一声，榔头闷声坠地的声音，像是结束一场闹剧，女子瞄也不瞄远远躲在一边的他们，一转身又回到自己的屋子。

幼梅看着一幕幕诡谲的画面，作不得声。

结束后傅卫生又对她露出包含无限歉意的微笑，忙不迭地再三保证，说服她，“相信我，她真的是很好的人喔。”

可惜目睹方才的一切后，幼梅真的很难想象，她无辜地垂下眼，紧握胸前的小包包。

他站起身，态度大方地带着迟疑的她进屋去，希望能快点让侄女对屋主有好印象。

只是一进屋，纷杂的大厅，只会让他顿时变成尽职的女佣，在偌大的屋子里东捡西捡，把皱了的衣服和散乱满地的空啤酒罐、报纸、杂志，一一拾起归回原位，一点也改变不了她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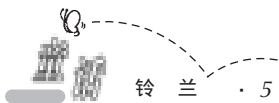
瞥见大厅的一隅，堆积如山的大纸箱，里头全是读者写来的信。

他不禁摇头苦笑，这要是被读者群看见，肯定大大影响销路，这里怎么说都不像是畅销儿童书画作家夏冬的住处。

童话的魅力，正是开辟另一个可遨游的思想空间。

想起她创作无数，吸引风靡多少小朋友，笔下那些活泼可爱又俏皮滑稽的故事人物或是温柔乖巧的女孩，多姿多姿又充满幻想的内容，还有粉粉嫩嫩、美丽的插画，再看看这间快被杂物淹没的屋子，还有主人火爆的个性。

唉！他吐出一大口气来哀悼那些盲目可怜的读者，崇拜



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作家。

不过她的个性一直没变也就是了，从认识她开始，也将近二十个年头。这期间的风风雨雨也够他们受的，然而纵使如此，她依旧是他惟一可托付小幼梅的人选。

这也让他想起，不能再继续耗下去，他必须赶下午的飞机。

“冬冬。”他牵起幼梅，不避讳地直闯她的房间，“我有事要拜托你。”

阴暗的房间内，窗帘紧闭到不透一丝光线，大床上覆卧在棉被下的隆起物，仍缩成一团，动也不动。

“嗯！好。我就当你听进去了。”他把幼梅推至床边，自顾自地说话，“她叫幼梅，你要帮我照顾她一阵子，她的学籍、户口，我暂时迁入你这边。她是个乖孩子，你绝对会喜欢她。”

显然有前例可循，他见得不到响应，也不以为忤，蹲下身，看牢小幼梅那双圆滚滚的眼睛交代，“我知道你乖，但是你仍要听冬姨的话，知道吗？”

“嗯。”那张理该天真稚气的脸，透着世故的成熟。

傅衡生疼惜地拍拍她的头，本想再多说几句，墙上的钟却提醒着他，时间快来不及了，“那么我走了，乖乖的喔。”他放下幼梅的行李，转身离去。

幼梅望着舅舅的离去，更抱紧胸口前的小包包，忍住心中的害怕无助，用力地眨动，拼命不让眼泪流出，想逼回快淌出的泪水。最后她揉揉眼，靠着虚弱的光线，观望房间的四周，借以转移注意力。

没想到一抬头，她就愣住了。四面墙摆满书，或堆或倚在墙边，有些则像是积木般的摇摇欲坠。

她好奇地走近一瞧，这一瞧，让她眼睛、嘴巴登时张得



好大好大，表情充满惊喜。她不由得看着床上的隆起物，再看看这些簇新的书，着迷地望着。

好久好久，她的嘴角终于绽出一朵属于她年龄稚气的笑容。



夏冬躲在厚暖的床被下，死命地想再次入梦，不愿醒来。偏偏傅衡生的身影一直蹿入心头，赶都赶不走。

脑海里浮现上上礼拜，他假借关心的名义，栖身至她家，聊些没主题又酸耳的话，她为着赶走不识相的他而装睡，几声唤不醒她之后，想不到他竟然展开摧花毒手，徒手抱她回房睡，帮她盖棉被。

以一个君子来说，以上的这些动作还算合乎礼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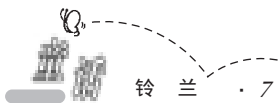
想不到接着他竟俯身亲吻她的唇，当她睡着，说些你……啊……我……啊……的情话。害她连气都不敢喘一声，绷紧身子躺在床上，等他说个够。

她神经虽然大条，可是没粗到被偷吻而没反应，他还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处之泰若地出现在她面前，露出一副牲畜无害，邻家大哥哥的招牌笑容。

他当他是谁啊？

是，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她也没志气地受过他爸爸一点点恩惠，贪他们家庭的一点温暖，但是在她心目中，她一直以为他应该是她的大哥哥，不该有那种不合常规的举动才是。

不过经过“那件事”之后，他们之间应该是不相往来，至少他该为自己妹妹的行为对她感到羞愧，而不是更加堂而皇之地入侵她的生活。他们所有的友爱回忆，应该伴随着傅



馨蕾——他妹妹的出嫁，而化为乌有。

惭愧到无地自容，才是他该有的表现啊，更别说发生在他父亲死后的那件事。

想到另一事，她越加烦躁，呻吟地翻过身。

她从小生活，便是一直在别人掌控中，粗暴又好赌的父亲、懦弱又自私的母亲，让她从小便像孤儿一般的自生自灭。童年是她深绝痛恨的日子，要不是有傅家的存在，不过当她明白什么叫做虚伪之后，便和傅家划清界线。

傅卫生是个例外，她之所以还会和傅家有来往，只是不想欠人家什么。因此，关于傅家的一切，她都不想再沾染上关系。

然而当父亲死了之后，母亲又跟了别的男人离家，她这个小拖油瓶马上成为真正的孤儿。

在她快流离失所时，是傅卫生帮她找地方住，半资助她念书。说到这一点，可能就是他们永远切不断的纠缠，说起她欠他的烂债，还不只是这些，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糊涂账。

即使当她成为童话作家时，也无法报答他。因为刚开始尝试童书写作时，还是靠他公司在网络上大肆宣传，才能让她这个刚出道的作家，受到瞩目。否则新秀那么多，谁会在意一个刚从大学美术系毕业的一个女生。

莫怪她的好朋友兼出版社老板娘秀玉，老是嘲笑她，说这是从小欠到大的孽缘啊！

真烦！她放弃继续在床上挣扎，被子一翻就站起来，却被墙角一双黑眼珠吓到。看来对方也是同样被吓到，紧抓着书不放。

哪来的小孩子啊？这是夏冬第一个反应，还坐在地上翻看出版社刚送来的新书。



“你是谁？”生平最讨厌之一——小孩子。她口气不太好，嘿！怪了，溜进她家还自备行李。

“我叫段幼梅，是舅舅带我来的。”

会说话，那就好。夏冬点头，又问，“谁是你舅舅？”

“傅卫生。”幼梅心想，她刚刚不是看到我跟舅舅吗？怎么好像第一次见到她。

夏冬皱眉努力地想，刚刚傅卫生的确是说了一些要照顾小孩子的话，难道是她？

罢了！反正她有起床气，任何打扰她睡眠的东西都该毁灭，而且在她未真正清醒前，对谁都是模模糊糊没确切的概念。

既然她说傅卫生是她舅舅，那便错不了。

真讨厌，没事找个麻烦给她，不过敢把孩子交给她，表示有相当程度的认知才是。到时候别怪她给什么坏榜样。

她也不跟幼梅多说话，懒洋洋起床，搔着头发走到厨房，拉开冰箱取出牛奶，灌了一口牛奶，期间突然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嘴中的牛奶猛地呛住。

“咳、咳……咳”她激烈地对着流理台猛咳嗽，差点成为第一个因喝牛奶而呛死的人。边咳还边望着在厨房旁一脸担忧望着她的小脸。

该死，她怎么可能没注意到，她早该想起傅卫生的侄女是谁，她早该想起那张脸是多么像“他”。

“咳……咳”她咳到眼睛都发红了，还死盯着幼梅不放。

等到激咳好不容易停止，她马上冲到电话旁，迅速地拨到傅卫生的公司去，接电话的是他的秘书。

“叫那个家伙听电话。”她咬牙切齿。

“请问哪位？”

“说我是他的噩梦。”火冒三丈已不能形容她此刻的心

情。

“抱歉！我的老板上美国去了，短期内不会回来。”秘书是老经验的职业妇女，也晓得察言观色，自然明白这只电话的主人，在老板心中举足轻重。

“给我他的电话。”她非毙了他不可，她坐立难安，不小心瞥见在门后怯生生看着她的小女孩，更是无法冷静下来，连忙调头，正襟危坐。

秘书尽责地转述傅衡生的话，“抱歉，我真的没老板电话，不如你耐心等他跟你联络。”

可恶！连秘书都跟着一条心骗她，当然啰！他可是老板，而她谁都不是，谁理她啊。

该死，她气忿忿地挂掉电话。一抬头，又跟那双乌溜溜眼睛对望住，她心一惊地又扭头。

不对！没道理怕一个小孩子啊！算清楚，她反而应该对我感到羞愧才是。夏冬僵硬地面对幼梅，脸上绷得死紧。

她清喉咙，尽量别让喜怒霸占她的脸，“你舅舅呢？”

幼梅摇摇头。

摇头表示什么意思啊？她再问，“你妈妈呢？”

幼梅又摇头，小脸布满悲伤。

不是在美国生活美满嘛！搞什么？把孩子丢在她这里，不怕她下毒手吗？

她挪了挪唇，不情愿地掀动唇瓣，“那你爸爸呢？”

提到爸爸，幼梅的脸皱得更苦，眼眶里泪珠翻滚。

唉！她不耐地叹了一口气。怎么她尽量想忘却前尘往事，前尘往事尽来纠缠她呢！





纵使心中也气 ,她还能怎么样 ,总归一句话 !是她上辈子欠傅衡生 !

而且事实证明他是别有居心 ,他早把幼梅的学籍迁到她这区来 ,处心积虑摆明是要长久寄居 ,吃她住她。

这倒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她父母亲呢 ?那对背叛她的男女呢 ?她真想问清楚。

偏偏幼梅嘴巴跟个蚌壳似的 ,死也不说 ,这点倒是跟她妈妈挺像。闷声不响 ,男人看来是文静气质 ,女人看起来是柔顺乖巧。她真是没得拼 !

夏冬把她安置在隔壁的房间中 ,一张小床、一张书桌 ,不够再去买了 ,昨天那小丫头就是在那里睡。

而且她准备什么就吃 ,也不多话 ,感觉挺好养 ,就是那张白嫩的瓜子脸太漂亮 ,还有那双会笑的眼睛像极她爸爸 ,令她感到刺眼。

她吃饱喝足 ,端起咖啡到客厅浏览一下 ,整理得还真是有条不紊 ,耳目一新 !做的比傅衡生家的钟点女佣还尽责。想不到这丫头还挺有整理的天分 ,吃饱外送晚餐后 ,她马上主动把碗盘匙筷端到厨房洗。

夏冬像个大老爷似的窝进沙发 ,脚抬得高高 ,手指顺便往桌缝擦拭。

嗯 !光洁无比。

硬着头皮相处一两天后 ,首次觉得幼梅有用处。不过她还是没有改变她的初衷 ,就是把她撵出她的地盘。

她再次开口 ,“你妈妈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这里 ?难道丢着不管 ?”

洗完碗 ,擦拭湿手的幼梅 ,沉默地走到客厅 ,接受她的盘问。无辜的大眼 ,蒙上一层油亮的泪液 ,看起来楚楚可怜。

夏冬为她这个表情 ,感到心疼到都揪起来 ,曾经她是多

么相信相同的一双眼。

结果她是怎么对她的，她欺骗她，把她的人生推到谷底，稀巴烂地踩碎她的梦想，流几滴廉价的眼泪，再扬长而去。

她绷紧下颌肌肉，吐出一大口气，“就算你妈晓得，你爸都没意见？”

得到的答案又是摇头，她忍无可忍地道：“别以为装哑巴就可以混过。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把你送回奶奶家。”

这个恐吓奏效，幼梅那张小脸，马上有点表情，“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比起我这个外人，她应该更要负责你的生活吧？”她可不是一个好保姆喔，脾气时好时坏，诡谲乖戾。

归咎于对自己童年的厌恶，她尤其讨厌小孩子，而且是懂事的孩子！

幼梅静静地堵了她一句：“可是舅舅说你是好人，一定会照顾我，会完成他所托付的事情，他说他最相信你了，你要破坏他的信任吗？”

面对那张雷同从小见到大的纯洁容颜，她有一丝恍惚，当年的情景，如回放般的重现在她面前。

有那么一刻，她真的想脱口怒吼：“你父母就可以背叛我的信任吗？”然而她仅是眯起眼，神情阴戾，冷言冷语，“那好，你住下啊！”

她阴晴不定地往屋外走，丢下沉默的幼梅。



屋外寒风阵阵，阴霾霾的天空下起霏霏细雨，夏冬不由



得痛恨起自己，刚应该多加件衣物。呼，好冷，吐出的白烟顿时消失，连点温暖都感觉不到，细雨密密地滴落，不大不小，却足以让人难受，感觉低温的刺痛。

心情就像终年晒不到阳光的阴暗角落，总是浮着一股潮湿的霉味，等着郁烂。是天气影响心情，还是自己本来就属于黑暗。

不过能把她搞得这么秽气，傅衡生绝对脱不了关系。

他到底想怎么样？把那个小孩子丢给她，当她是救苦救难的大善人吗？以为她能不念旧恶地照顾她吗？

如果有以上的念头，那也未免太小看她的脾气，过于高估她。她是有仇必报，难道他忘了。

有多少夜里，她无时不刻地想冲到美国去砍了他们，想尽各种要他们身败名裂的诡计，否则她会合不上眼。她甚至发下毒誓要与他们同归于尽，她不会忘记的，她多么狼狈不堪地在街头堕落。

这些全都是小幼梅的父母所给予的礼物。一个是她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傅馨蕾，一个是自己的男朋友段一轩。

人生莫大的耻辱，便是被两个信任的好友给背叛，而她便是那个被诅咒的倒霉鬼，活该糊里糊涂地下地狱。

更甚的是她一直被蒙在鼓里，傻傻地帮傅馨蕾解决她跟男友的烦恼，她那时哪里会晓得她们的男友是同一人。

馨蕾家教甚严，根本不敢让人知道她交的男友是何方神圣，只有她义气地担下保证人，在傅家长辈面前，口口声声夸她的男人。

鬼才知道对方是谁。后来事情爆发了，才知道馨蕾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连孩子都有了，真是有够扯的，连三流的剧作家都不愿编出这么呛俗的剧情，偏偏发生在她的生活里。

相信当时自己吓呆的表情 ,绝对足以让他们回味好几回。

还好那时刚大学毕业 ,否则她一定会沦为全校的笑柄。不过这件事听说在同学会一直都是讨论的抢手话题。

她的头好痛。

这些腐烂的往事 ,为什么要再出现 ,难道她被折磨得还不够惨吗 ?

夏冬无语问苍天 ,在外头流连至深夜才回家。

灯火光明的客厅里 ,沙发上卧躺睡着的小孩子 ,正是当时被她所不耻的孽种。她仔细端详她的容颜。

沉睡中的幼梅像个天使 ,肌肤胜雪 ,唇红齿白 ,身上有种甜甜的香气 ,同她妈小时候一模一样 ,是个白雪公主。

她抬起头来 ,正好面对镜子 ,相比较之下 ,不由得厌恶地看着自己黑皮肤 ,浓眉大眼 ,率性又孩子气的短发 ,连笑起来都觉得阴险。

黑狼跟白雪公主 ,高低顿见分晓 ,她又再争什么呢 !

夏冬凄怆地笑出来 ,里头包含只有自己才懂的悲哀。

若将记忆往前延伸 ,穿过时光迷雾 ,会看到她的一生 ,如火车般的迅速奔驰而过 ,在她的成长轨迹上 ,并没有留下可歌可泣的事迹。

试想一个不负责任 ,偶尔发酒疯打孩子的父亲 ,和一个懦弱又自私的母亲 ,她的童年能得到什么好教育 ,更别说温馨的家庭。

八岁的她 ,永远是穿不干净的衣服 ,身上发着臭酸味道的脏小孩 ,二年级时也是一样 ,表现欠佳又拉低班上素质 ,老师恨不得踢你出去。三年级时更不用说 ,每天背着空荡荡的便当盒挨饿 ,更是常有的事。

四年级时 ,漂亮沉静的傅馨蕾就是在四年级分班时 ,与



她一班。也让她知道 ,原来她梦想的家庭还真的存在。

有学问又漂亮温柔的妈妈 ,当医生又绅士稳重的爸爸 ,还有一个样样优秀疼妹妹的大哥 ,简直是电视所演的模范美满家庭 ,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

这才是她想出生的家庭 ,而不是现在贫乏如火药战场的家。

她崇拜着傅家一家人 ,他们不会皱眉头嫌弃她 ,把她当成馨蕾的同学一般 ,当成一个正常的人。

她更高兴傅馨蕾选择肮脏又怪异的她当手帕交 ,跟馨蕾在一起 ,连同学都对她们另眼相看 ,老师也比较不那么挑剔她的衣服鞋子为什么老是过小。

她像是变成另一个层次的人。

就算别人笑她们是小黑猪跟白雪公主 ,她也不在意。

每每到傅家 ,看到馨蕾的房间 ,充满新奇又漂亮的文具 ,和干净又有阳光味道的床单、卡通被子 ,白色窗户和蕾丝窗帘。她羡慕得眼珠子都快要凸出来 ,碰都不敢碰。深怕自己污黑的手 ,在上面留下印子。

馨蕾身上老是有香香甜甜的味道 ,班上同学都说她有擦香水 ,而她认为香水的味道也比不过她香。

命运太不公平了 !对她来说。

她努力说服父亲让她跟馨蕾同一个中学 ,其间不知挨了多少板子。不过只要能接近她梦想的家 ,多吸取一些温馨的幻觉 ,挨多少拳头她都不觉得苦。

那时候 ,她真的像是中了邪 ,吃了傅家符水 ,什么都是傅家好。

尤其是傅伯母 ,她简直就是圣母的化身 ,给她很多馨蕾的旧衣服 ,有时甚至于多买一件同馨蕾样式的衣服给她。

她愿意少活十年 ,换取这样一个妈妈 ,而不是在父亲揍

她时 ,躲在一旁啜泣发抖 ,什么都不管她的母亲。

在她考高中时 ,她常去馨蕾家看书 ,那时她家有冷气 ,又有饮料可喝 ,更有一个大学高材生的傅衡生当家教 ,那是再惬意也不过的生活 ,每天一张眼 ,就往馨蕾家冲 ,丝毫不觉得羞耻。

如果当时她不返回傅家拿铅笔盒就没事了 ,她可以继续做她的美梦。

那时因为她贪近 ,想翻墙回傅家拿铅笔盒时 ,从窗户看见傅伯母把她坐过的地方 ,用力地擦拭一遍 ,她的铅笔盒被戴着手套的手拎至回收报纸上搁着 ,伯母从头至尾都拧皱着眉头。

她记得她的内心好像被闷揍了一拳 ,名为自尊的脆弱玻璃 ,登时碎裂 ,插刺入眼睛里 ,她疼得泪水直流 ,止也止不住。

不知过了多久傅衡生从窗口瞥见她 ,她才急忙地跑掉。后来她再也没上傅家 ,除了傅伯父死去时候 ,不过那也是三年前的事了 ,这件事她一直耿耿于怀。

夏冬看着镜中的自己 ,麻痹木然地流不出泪水。

泪水是奢侈品 ,属于柔弱受人疼的女子的附属品 ,像是手帕、香水 ,那一类的物品 ,她从没有拥有过这项征服男人的利器 ,所以输给馨蕾。

她告诉自己 ,人生荆棘如此多 ,她早就练就金钢不坏的铁布衫 ,这不过是生命中不完美的插曲 ,是种磨练。

然而偶尔被回忆勾起 ,胸口还是闷闷的 ,当年插入眼中的刺依旧还没拔出来 ,一旦触及 ,痛入心扉 ,连呼吸都觉得会死。

她有多痛恨 ,就有多痛恨。

青少年时期 ,老愤世嫉俗觉得每个人都对不起自己 ,她